

# 危机时代下的共同体意识建构 ——以《永别了，武器》为例

邢博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100872)

**摘要:**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斗争,也一次次在重大危机的裹挟中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并逐步思考、探索人类自身内部以及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而萌生了共同体意识。本文选取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详细分析人类在面临战争、冲突等重大灾难时的抉择,揭示出人类对于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永恒向往与追求,以及在面对危机时人类如何通过构建共同体来消解大环境压制下的个体内心的孤独、矛盾与困顿。同时,笔者也希望文章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人与战争、人与科技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当下快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注入更多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共同体;危机;人与战争;人与科技;人与自然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Crisis Era

——Taking A Farewell to Arms as an Exampl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G Bo)

**Abstract:** Since its birth, human beings ha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having been sinking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urvival under the threat of major crises time and time again. Moreover, they have gradually thought about and explor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x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outside, through which the sense of community has formed. This paper selects Hemingway's representative work, A Farewell to Arms, and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uman choices in the face of major disasters such as war and conflicts, it is aimed at revealing human's eternal yearning and pursuit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nd how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help to eliminate the loneliness,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environment when facing cris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opes that the article can help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ar, man and technology, and man and nature, injecting more rational thinking and humanistic care into the rapidly developing post-industrial era.

**Keywords:** community; crisis; man and war; man and technology; man and nature

## 1、引言

《永别了,武器》是美国现代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欧内斯特·海明威创作的长篇小说,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海明威在书中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战争图景,表现了战争压制下人类的真实境况,通过个体的选择反映集体的记忆,折射出一个时代对人类整体的心灵上的创伤和思想上的重塑。

事实上,人类在文明演进与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群体内部以及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因而在脑海里形成了对于战争、科技和自然等的初步认知,并试图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操纵战争、利用科技以及改造自然。《永别了,武器》在本质上是对人类在认知、探索和进化过程中遭遇到的重大危机的真实记录和反映。它以纵深和宏阔的视野试图把握住文学与人类关系的根本机理,并旨在利用这种关系将表现人类与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欲望诉诸于文学作品,从而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建立起了跨越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共同体”,从整体维度上衡量和审视人类文明生活世界和人类文明价值系统,进一步探究人类、时代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文将从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基本点——“危机”入手,详细分析大时代背景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延续,揭示作品在主题表达上对于人类对和平的诉求、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人性的呼唤的体现。

## 2、“共同体”观念与文学中的“共同体”

“共同体”对界定人们的社会身份、社会习俗、社会角色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p>[1]</sup>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给政治主体“民族国家”

(Nation-state)做出了如下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sup>[2]</sup>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不是许多客观现实组成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造物。安德森还在书中指出,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思想形式——小说与报纸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sup>[3]</sup>如果我们赋予“民族”更为普适的内涵,那么一定存在一种“共同体”作为一种通向未来的思维方式<sup>[4]</sup>从某些维度上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这也就是与安德森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文学中的“共同体”。

文学在人类不同形态的文明沟通过程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文学关心人,关怀人的命运和处境,从根本上说,就是关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事实上,“共同体”的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世界文学中,反映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作家对过去、当下或未来某种共同体的深切关注<sup>[5]</sup>,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学中“人本意识”的觉醒。研究文学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价值便是通过认识和研究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和解读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从而更好地揭示人类内部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强化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把《永别了,武器》这部作品放在现代社会语境下进行重新解读就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它反映了人类在面临重大危机与灾难时,通过构建“共同体”的方式找到了自我的归宿与集体的身份认同,获得了对抗外部世界的精神力量 and 情感慰藉。

## 3、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

英国著名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共同体”往往体现了“一种共同的身份与特征,一些互相交织的直接关系”<sup>[6]</sup>,处在“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在经历了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事件之后都会拥有许

多共同的记忆,从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依赖性和身份上的归属感,促使个体在遇到外部力量冲击时倾向于转向“共同体”,与其中的成员达成共识。同样,“共同体”作为一个想象的集合体,像一根无形的纽带将分散的个体联系起来,同时为他们烙上象征着身份的符号和印记,并在情感上对其进行保护和庇佑,也促进了稳定的“共同体”的建立和维系。因此,在面对巨大灾难时,人类团结振作、敢于直面危机,心怀信仰努力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成为对共同体本质意义最为生动的诠释和表达。

### 3.1 “憎恶战争”——战争下的百态人情

海明威将《永别了,武器》故事的发生背景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读者还原了战争的残酷和惨烈。书中主人公亨利的战场遭遇以及他与凯瑟琳的爱情悲剧隐喻了战争中人类的命运,表明战争其实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是一个现实的屠宰场<sup>[6]</sup>。

在烽火连天中,亨利只能通过寄送信件的方式与家人保持联系,他的祖父常常寄信给他,信件有限的篇幅承载了亲人无限的情意,书信本身也成为了割不断的亲情的“象征”;同时,战场上的士兵“凡是有家室的总归是有牵挂的”<sup>[7]211</sup>,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亲人不被自己牵连、能够拥有基本的人权、得到社会的接受,被迫“提着脑袋上战场”<sup>[7]47</sup>,个人选择和家族成员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战争让萍水相逢的友情同样变得弥足珍贵,让素不相识的人们结成了一个战时的“命运共同体”。亨利成功逃跑后,常常回想起曾经并肩作战的朋友们,“食堂里经常一起吃饭的牧师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里纳尔迪……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了。”<sup>[7]234</sup>在亨利和凯瑟琳的逃亡途中,两人也受到了许多陌生人的关怀和帮助,调酒师却认为“不足挂齿,帮你们也是帮我自己。”<sup>[7]254</sup>

此外,战争促成了亨利和凯瑟琳爱情的产生,而他们的爱情最后也成了两人向武器说“永别”的力量源泉。尽管亨利曾经对凯瑟琳说“人们都渴望有一种解药来麻痹战争带来的影响”,但在凯瑟琳问他是否还觉得自己是逃犯时,亨利却说“和你在一起就不觉得了。”<sup>[7]238</sup>两人在战争中通过爱情结成了一个整体,从爱情中获得了克服对战争的恐惧和自身的悲伤的力量,并最终实现了肉体 and 灵魂的解脱。

### 3.2 “依附科技”——“靠战争结束战争”的幻想

“共同体的追寻”一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一“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sup>[8]</sup>在《永别了,武器》中,有位士兵曾说发动战争是为了结束战争,于是坦克、枪支、大炮等代表着人类科技发展的武器一波又一波用于杀戮和征服,用来换取所谓的“胜利”。随着战争的持续,“所有人都痛恨这场战争”<sup>[7]49</sup>成为了共识,人类也终于在硝烟弥漫和血泊火光中认清了“战争是不可能结束的”、“战争里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的本质<sup>[7]48</sup>。事实上,披上了“科技”外衣的战争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化解冲突、调和矛盾,只会让人们深陷于冰冷无情的技术和资本桎梏中无法自拔,在集体无意识中变得麻木、冷漠和疏离。

“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挂念他们呢?”

“以前也挂念过,不过吵架吵多了,感情也快吵没了。”<sup>[7]289</sup>

我打开皮套,掏出手枪,朝那个话比较多的开了一枪。枪没有打中,两人二话不说,撒腿就跑,我又连开三枪,终于放倒了个,另一个一头钻进树篱,往田里奔去。<sup>[7]194</sup>

现代科技快速发展为人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同样也带来了许多的“副产物”。交通工具的发展让亨利能够奔赴异国他乡的前线,却无法阻挡在物理上他因远离家乡而生出的距离感和隔阂感,因此在心理上亲情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似有似无的“挂念”。同时,战争也让友谊让位于利益。两位士兵因急于逃命拒绝同亨利一道拖车,亨利情急之下掏出了手枪便要“排除异己”,临时建立起的“共同体”因利益不一致而遭到了破坏。如同“靠战争结束战争”的幻想终究

会在实践中被证实一样,当科技的用途变质之后,“靠科技建立共同体”的想法一样也只是空中楼阁,必将化作泡影。

### 3.3 “回归自然”——“寄情山水”的精神顿悟

在亨利与凯瑟琳逃到瑞士后,二人在小村庄半山腰的木屋里安了家,终日与大自然为伴,度过了短暂而幸福的生活。

小路蜿蜒而上,穿过树林,绕着高山来到一处倚着密林的草场,那儿建着谷仓和农舍,它们静静地站在崖边,高高地俯瞰着山谷。山谷很深,底下有一条通向湖泊的小溪,当风吹过山谷时,就能听到溪水从岩石间穿行而过时响起的淙淙流淌声。<sup>[7]274-275</sup>

亨利和凯瑟琳栖居于山水之间,每日欣赏着自然的美景,享受着来之不易的“二人世界”,暂时忘却了战争的存在以及回忆深处的痛苦。而此时此刻的前线确是另外一番景象:

她就这么浑身僵硬地坐在那里,看着艾莫,然后哭了起来。她的嘴唇微微抽搐着,泪水沿着肉鼓鼓的面颊啪嗒啪嗒掉下来。那个一直垂着头的妹妹伸出手握住了姐姐的手,两个人就这么依偎着坐在车上。<sup>[7]187</sup>

相较于前线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后方远离硝烟,能够为亨利和凯瑟琳提供片刻的安宁。亨利和凯瑟琳意识到战争只不过是统治者打着“和平”的旗号实施的一场永无尽头的骗局,实际上它带给人们的只有幻灭和绝望。于是,他们将自我融入大自然中,又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与生命的意义。同时,大自然也以其巨大的包容性,让个体在经历战争创伤后的迷惘与无助通过回归最原始的淳朴与本真得到了抚慰,个体也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和精神上的释放。由此,个体与自然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建立起了良性互动的双重关系: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情感上的依赖与被依赖。

## 4、结论

综上,本文另辟蹊径地以“共同体意识建构”为切入点来分析《永别了,武器》,通过聚焦危机与灾难中的人类选择反思了人与战争、人与科技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剖析战争压制下的百态人情,展现出了人类对于战争的厌恶和痛恨,以及作为一个大的“共同体”对于和平的渴望;随后,笔者分析了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人类试图靠发动战争来化解冲突、拯救人类的荒唐与无稽,反映出了人情的淡漠和人性的异化;最后,笔者又对亨、凯二人在瑞士的生活进行了解读,回顾了他们在危难时刻不约而同地将自我融入自然的选择,通过建构起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实现了自我困顿的排遣与消解。在分析过程中,笔者还参考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雷蒙·威廉斯两位学者对于“共同体”的定义和特征的阐释,从理论层面证实了“共同体”的建立对于维系人类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 参考文献:

- [1] 乐黛云, 陈越光.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3] 刘云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维度研究.” 出版广角. 22 (2020): 92-94.
- [4] 李维屏. “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 山东外语教学 43.05 (2022): 77.
- [5] 希利斯·米勒. 小说中的共同体[M]. 周敏导读.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6] 常文梅. “评析《永别了, 武器》中海明威的反战主题.” 名作欣赏. 24 (2010): 80-81+84.
- [7] 欧内斯特·海明威. 永别了, 武器[M]. 王海颖,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 [8] 吴叡人. “认同的重量: 《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想象的共同体 (2016): 36